

年滋味与乡村厨房

平利 兰庭的兰

进入腊月,过年之事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每当提及如何庆祝,总会听到一些人轻描淡写地说怎么简单怎么过,反正现在的年味已与过去大不相同。这让我心中一震,难道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我们对重要节庆的期待和兴奋已经被日常生活的平庸所取代?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仔细一想,像我这样往上数两辈都是农民的人,现在的年味与过去的年味之间,单从味觉上讲,好像的确隔着一间乡村古早厨房。

陕南一带农村,早年家家都有一间有趣的厨房,——如果没有,也要在正屋旁边搭建一间出来,它结构简单,用途复杂,是家中之家,承载家庭的烟火聚散。厨房大小不论,但一定会搭砌一个腰子形大土灶,两孔灶眼上,架两口大或一大一小铁锅,其中一口节俭时卤肉、蒸菜、炖汤、打豆腐,另一口锅炒菜做饭。灶前支半人高宽大案板,案上摆盆瓢碗筷,兼做擀面、做馒头、切菜用;案下放坛罐罐(腌渍之用),案侧有一口大水缸。宽敞家有碗柜存放调料干菜,有米缸、面缸存放米面,有一副手推磨用于粉碎粮食。灶上通常没有烟囱,因为这厨房柴火燃烧后升起的炊烟还可充分利用。从厨房屋顶房梁垂下的木杆或者绳子上,挂着竹拷和铁钩,一年四季都有可熏之物,新年前后,肉类、豆干、血耙放置其上,随吃随取,这炊烟,熏美味,也兼熏人。在这样的厨房做饭,最好灶前灶后各一人,一人掌勺,一人添火,火大火小,看添柴人眼力劲儿,如果配合得当,做一顿饭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这是需要天长日久的磨合方能抵达的默契。

无数个那时女子在这样的厨房里辗转腾挪,料理一家人饮食,完成了人生角色的转换,也聚拢了万家烟火。我外祖母从旬阳石门嫁入平利冠河义学堂,外祖父家的厨房是她生活的主场。为家人操持几十年的饮食,毫无怨言,她在外祖父风雨相携,育六女两男,走过许多艰难路途,但无论什么境遇,她握住手中那瓢碗盏,就像握住生活全部,把柴米油盐酱醋茶,调和成细水长流的日子。

我妈电话里说,趁着天气好,要杀家里的大肥猪。她辛劳一整年,终于到检验成果的时候了。

她的话音儿里透着满满的自得:“得有小三百斤的净肉呢,一天饲料也没喂,肥是肥点,可香呢,过年有的吃……”她在等我夸她两句。但我心里却咯噔一下,一晃眼,年节似一头巨兽,倏地就跳到面前,叫人有些措手不及。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年节的样貌就变得不那么和蔼可亲起来。许多年过去,仍依稀记得儿时过年穿着粗劣的新衣,吃着寒酸的酒食,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年像祖母或母亲的怀抱,总有些温暖在里头。

有一年腊月二十七,我爸到乡上信用社贷了二百块钱的款。拿着这两百块钱,我们一家三口汇入采办年货的人流中,在蜀河口的街道上买大门的门神、祭祖的火纸香烛、初一早上出行的鞭炮、正月走亲戚的拼礼,到最后,我们在卖年画的摊位边停下,小摊上摆满花花绿绿的画。照往年,一定会买一两份连环画的。

三尺长的纸张上分开八个小格子,或是戏曲或是电影剧照,每张画配一小段文字,两张纸十六个小格子拼起来,就能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了。崭新的年画糊贴在破旧的土墙上,很能透出些过年的喜庆。我爸掏出兜里的钱数了数,还剩十二块零八毛钱。他犹豫了一下,对我说:“娃,还差一条鱼呢。三十团年夜饭没鱼可不成。”我点点头。我很想要连环画,也很想吃鱼,毕竟一年到头也只有这一次机会。我妈看出我的心思,安慰我说,先买鱼,剩下的钱再来买画。

我们在鱼摊前翻检了许久,挑了一条冻得硬邦邦的带鱼,它戴着獠牙,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虽然我们从未吃过我甚至没见过,但比起其它三斤五斤的大鱼,它实在够便宜。“九块二毛,九块!”鱼贩利索地将棕叶穿过鱼鳃。带鱼在父亲的扁担头上荡来荡去,像一条泛着银光的长豆荚。现在,我们只剩下三块八角钱了。

回到卖画的摊位上,人群中我挤来挤去,每一份连环画下的定价我都偷偷看一眼,三块钱,每一份都是三块钱。而我爸的兜里,只有三块八。三块八里面,必须留下三块坐渡船的钱,就算只收我半票,那也得两块五,还剩一块三。

我的算术从来没有那么好过,好到令我十分沮丧。我在那里徘徊很久。我妈悄悄说,咱们就买那张财神爷的吧,请个财神回家,明年就能保佑我家有钱,有了钱,给你买一箱子小人书。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那是一张薄薄的塑料纸,上面印一个穿着大红袍的白胖老头怀抱一锭大元宝,右下角标着一行小小的字:定价:一元二角。

到了年三十,我爸早早交代我,年前年后,开口一定要讲吉祥话,什么死了坏了完了之类的律不要说,千万记牢了。他糊好了对联门神,将那张薄薄的塑料年画贴在当中堂,叫我的小弟说:“快来,快来,看看这财神手里拿的啥?”我晓得,他这是要讨个好口彩了。

我跑过去,白胖的财神正裂着一嘴白牙开心地在墙上笑,怀里的元宝金光闪闪,他右手上还拎着一幅写了四个黄澄澄大字的条幅,那字和他一样胖到走形。我凑在跟前,结结巴巴念:“恭……恭……不……喜……”。“啪!”一个嘴巴子响亮地从我口鼻上划过,我爸的脸因恼怒变成了酱红色。从那以后,我就现得了那四个字:恭喜发财。

那是我现记得的唯一在过年时挨过的打,也记得那个年三十团年夜饭桌上的烧带鱼,——我家第一道可以称之为“海鲜”的大菜,被我妈做得十分难吃。但我们仍仔细剥尽每一缕肉,只余下鱼头和鱼尾,年年有余呢,好彩头。

“过了年,就会好起来的!”我爸总是说。在我的印象里,“年”变成一道门,跨过了门槛,就是另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我长大了,结婚了,做父亲了,在时间上,我走过我爸走过的路,有那么几个时候,很能体会到我爸当时的心境。当现实的窘迫将人牢牢困住,就不得不寄希望于缥缈的未知力量,比如我爸将未来寄托给纸上肥头大耳的财神。

年来了,我在儿时曾热切期盼它,再到觉得它无聊透顶,再到现在惧怕它。惧怕它什么呢?怕它让爸妈弯腰驼背、步履蹒跚;怕它让我和妻华发丛生,满面皱纹;怕它让孩子们春笋般长大,离开我们的臂膀……

但我爸说过,过了年,一切都会更好的。就像他现在,杀了年猪,备了柴火,生了火,热切盼望着儿孙回家团圆了。年复一年,人大概是一个轮回,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将我爸,准备好了鸡鸭鱼肉和一年里的家长里短,倚门等待儿女的归来。而我,是见识过海鲜的,论做鱼,比我妈的手艺强多了。

无论年成丰歉,她操办的每一个新年从不含糊。单一个五花肉在她手里就可以做成多种美味:梅菜扣肉、粉蒸肉(有甜有咸)龙眼肉、腐乳肉、豆豉蒸肉、回锅肉……她自己生豆芽、打豆腐、做魔芋豆腐、腐乳、熏腊肉、做米酒、滚汤圆、做五香豆干、血耙,就连红薯,也要做出几道菜来:红薯杆泡酸炒腊肉,黄心红薯泡酸切细丝,加干辣椒丝、葱花、蒜末、南瓜子碎,烧熟油炆凉拌吃,口感甜面如板栗的红薯则用来蒸排骨。诸如此类化腐朽为神奇的手艺,既是艰难时日的迫不得已,也是应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智慧。她在她的魔术厨房里熬糖,然后花很大气力来回拉扯到极白(家底熬糖的一道工序),再做成香酥酥脆的小生糖、核桃糖、芝麻糖、米花糖、天星米糖,切成薄薄的小三角或者长条;她也炸麻叶、用好看的模具做荞面小饼、做花馍、自己推米浆做米糕,她孙子(女)外孙(女)众多,但在新年,这些用心亲手制作的吃食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份。

记忆中外婆家年夜饭总是两张大八仙桌相拼,长条凳摆放四周,木炭火盆置于桌下,桌上摆放是释放一年节俭后的丰盛,桌下火盆里煨着的几只酒壶里,家酿的苞谷酒滋滋冒着热气。鞭炮声起,大家举杯庆新年。外祖父胸襟宽阔,思想开明,饭桌上并无老式大家长的古尊样式,故而舅甥之间喝酒划拳,兄弟姐妹间谈笑风生,如此热闹快意场面,常常延续数天。

外婆老去之后,两位舅娘接手操持大家庭生活,在广陌浮沉的世间,一群血缘家人,如此亲密团聚,又向后延续了数年。直到外祖父母故去,两舅家各起炉灶,树大分枝,到我们一辈,家庭单元一再缩小,这是同时期大多数中国家庭的普遍样子。老式的房屋推倒重建,年轻一代在城市买了房,寸土寸金,厨房屈居一角,锅碗瓢盆锃光瓦亮,冰箱长存荤素食材,依赖液化气或天然气和电力烹饪食物,家家安装吸油烟机。但就算实现了阶层跨越的,建了别墅或买了豪宅,有阔大厨房,中、西餐可分开操作料理,宽大

岛台可供摆放铺陈,超大冰箱存放山珍海味,本大可好生发挥,竟也常常喟叹,分明如法炮制,却也不是旧时味道。大家好像也有了各自乐趣所在,往日新年大家族团团围坐的场景再难重现,更有视操持年夜饭为苦差的,干脆外订一桌,一吃了事。

是今日食材不如往日鲜活有味?还是今日厨房洋气却缺了镬气?及又是不是。味道有形又无形,有时在口中,有时在心中。我们怀念那时年味,是怀念故土、故园、故人;怀念为我们操持年夜饭的人,怀念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的人;怀念家中古早厨房里的团团蒸烟,缭绕不断的爱的丝丝缕缕;怀念那时对物对人朴素的珍惜怜爱,怀念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氛围。今天吃饱穿暖虽已不再是生活的主要问题,生活却又有别了窘境。在过去的几年,全球大疫蔓延,在这个灰色的大背景下,我们度过了两三个完全不同于往常的新年。它安静、素朴,生活全然回归到只满足简单而基本的需求上面。游子难以回家,人们不得聚集,它让我们静下来,甚至停下来,重新感受与认识生活,开始思考个体微小身心如何面对各种难以预知的境遇。

站在又一个岁末尾回望过去,如老电影回放,褪去泛黄的记忆里,一年又一年,是每个人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不断变换,是时光的流转,是时代的变迁。我也曾长篇累牍不厌其烦地用文字叙述过我们这一代人过往的新年况味,那些延续的习俗,缅怀过去之余,也是希望青年一辈对这个“过去”不会一无所知。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过去”,各有喜忧,也各有奔赴。回望与亲历,那时与今日,无论怎样的新年滋味,都是家国文化的一个部分;无论怎样的新年愿景,都是每个人对各自生活场域的一种追求;无论怎样的不舍与忐忑,都是旧年结束新年开启的一种出发。一代代奋斗,一代代托举,个人自由与家庭责任,情为根脉,永不离散。若有一天,当大家视新年为普通日子,又将普通日子过成了心目中的年,那将是精神与物质双重丰盈的自信洒脱,是社会进步达到另一个阶段的笃定与安稳。



盛开的向日葵

黄海林作

第1383期

瀛湖

核桃

杨文阁

耗掉了多少由长变短的日子
在岁月的迟暮
我又一次种下了这个机缘
遇见并收获了你
你是最圆最大的
果实最鲜美
纹理最清晰的那个核桃
我坚信,你就是我眼里最好的
我最想要的那块有滋有味的核桃仁
自信我的鼻子有这个灵敏的嗅觉
每个人都有一张贪婪的嘴巴
亲爱的,我怎么舍得对你粗野出手呢
我不想传染给你一点浊气
我不想早早地卸下你的铠甲

趣谈方英文朋友圈

康健

在微信朋友圈里,我最爱看的是方英文:文字短小,语言俏皮,内容真实,情怀高古,于表面的浮浅里蕴含着深刻,于貌似通俗里透露着大雅。

曾经多次,我想窥探一下方文的朋友圈,以便获得更多的阅读快感和人生启悟,但每次查看,显示的都是“朋友仅展示最近三天的朋友圈”。没有办法,只好一看到让我倾心的内容,便三指一并,下滑截图,然后将它们收藏起来,想什么时间看,就什么时间看。

那天,方老在转发张晓东的《方家的毛笔字》一文时写道:“世有三美:美人,美酒,美言。然美酒伤胃,唯有美言,悦目活血。没办法,人都这德行。”尽管,人都是这样,但谁又不爱听好话?美言一句,犹如旭日东升,它给人增添的,那可是一种蓬勃向上的神奇力量。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方老在朋友圈发了一页手札,释文写道:“今天小雪,写甚?上周末个文友……找出一片三尺字幅之,其大喜而已。”随文所配发的,一是他送给文友的书法,二是文友送他的礼物,三是方老坐在纷飞的大雪中“映像古今”字牌前的留影。

看过以后,我打油跟评:“雪中方英文,镜映像古今。含笑看远方,皑皑一身清。”其实,这“一身清”的,岂止他

那要从你身上砸开一道口子的
甚至把你砸得遍体鳞伤或四分五裂
然后把你一分为二,或劈成小块
用烟草熏黑酒精渍黄的牙齿
当做唐僧肉咀嚼
现在这样就好
你就是我掌心里的宝
我比你攥在手里
装在贴身的衣兜里
或安放在我的书斋里
如此,你就像我案头的一卷藏书
不断被我打开阅读
只要你的心为我紧紧地包裹着
我就是你的主角

当时雪中的清影,更有他两袖素有的清风。

方老一字五千元的润格标准中,却一遇见对路的人,不但甘愿义务题签,有时甚至主动送字,我就是多次被方老恩惠的人。我寄了一本《名家谈日记》求方老指正,他竟然写了两页的回信,并送了一幅“诚方老物”的书法作品。我请他为我新斋题名,他分文不取地寄来了“静心村”匾额。我用游戏之笔,写了一个“方英文著作‘书扉文存’系列”,他出于感谢,给我快递而来题跋的新著《昙朵》,并特意在书前“留白门帘”,让我再来一个“文存”。后来,他还为我的“书扉文存”题了书名。方老宅心仁厚,由此可见。

“一个书法家不懂维吾尔语,说明他学养欠缺……读书法评论文章高频词:学养、格局、修为、造句如上。写作者学习新词,掌握使用,是终生功课。”这是方老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发于朋友圈中的《造句练习》手札中的一段释文。既关心着方老学生就业,还关系到作为一名作家的身后学习。读了这段文字,让我不由得想起顾炎武的那句名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昨天,方老在朋友圈,发了一幅书法作品,其释文为“真理不讨好,美言受欢迎”,这与前面所说的“世有三美……唯有美言,悦目活血”,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老家的房子坐落在岚城路外边,我们从小就在飞扬的尘土中玩耍。公路很窄,坑坑洼洼,七弯八拐,下雨的时候,车辙里涨出两条小溪。我们在“溪”上筑坝引水,浑身湿透,回家再领一顿“竹笋子炒肉”。

20世纪90年代,岚城路第一次扩建,我家房檐下贴的标语——“岚皋人民有志气决心修好岚城路”,至今记忆犹新。通车典礼时,老师让我们趴在教室的窗户上数汽车,清一色的绿卡车,彩旗招展,锣鼓喧天,数来数去,半天也没数完。

每个夜晚,躺在床上,左边耳朵听着公路上断断续续的汽车喇叭响,右边耳朵回荡着四季河潺潺的流水声。公路与河床依偎着、交错着,向山外延伸。儿时的梦,也被汽车和河水带走,飞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大人们都向往山外的世界,他们坐火车顺着河流往下走,他们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走了,就不愿再回来。我跟他们想的不一样,我想往山里走。常常坐在门口,低头看着脚下淙淙的流水,又抬头眺望从山里钻出来的公路,思绪逆流而上。我想知道,水是从云端流出来的吗?路是否修到了天边?

十八岁那年,忍不住偷偷骑了表姐的踏板车,沿着岚城路,循着四季河,追根求源。还没走多远,就被一个泥坑绊倒,摔在石子路上,浑身挂彩。又过十年,我们开车前往神田草原,平坦的水泥路贴着河床徐徐延伸,路的两旁古树参天,浓荫遮天蔽日,清凉的山风灌进车窗,浑身上下都透着舒坦。到了山腰,水和路渐渐分道扬镳。水泥路变成了柏油路,绕着山梁蜿蜒而上,河水隐入林间,被扯成几缕,藏在山谷里若隐若现。时而变成路边飞溅的瀑布,时而变成密林里静谧的浅滩,时而是只闻其声不见踪迹的细流,时而在崖壁乱石之间激起雪白的水花。

公路又盘旋着转过几道弯,水就再也见不到了。人和车仿佛钻进了一条绿色的隧道,头顶是蓝莹莹的天,两旁是绿茵茵的叶,路边还有黄的、白的、粉的,形态不一的野花。经过一段笔直的路段,一眼望出去,藏青的路面和碧蓝的天空无缝衔接,浓密的绿荫和柔软的白云交融相连。孩子激动地在车里叫喊:“快看,我们的车要开到天上去啦。”

路修好了,神田大草原和冰雪乐园就火了。这几年,我时常在不同的季节,陪着外地来的朋友上山。去看漫山遍野的红叶,也去看白雪皑皑的草原。

挑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游走在岚城路上。沿途的风景太美,车要慢慢开,每走几公里,窗外的景色就会换一种底色。越往上走,底色越深越鲜艳。及至山顶,回身遥看,柏油路好似一条苍龙俯卧山脚,迂折盘绕,一条条红色的减速带是它身上一环一环的花纹,在两侧成片成片黄澄澄、金灿灿、红艳艳的树叶映衬下,“龙”也灵动起来,似乎就要凌空飞起,惹得游人的心也激动起来,手机、相机咔嚓拍个不停。

下过几场雪,岚城路变成了一幅水墨画。路是画的主笔,大地和天空是留白。路旁树干上披着银装,光秃秃的枝条被白雪包裹,经过寒夜的冰冻,更显得晶莹剔透。道路没有结冰,每天有专人管护,开往冰雪乐园的车辆在画里穿行。进入乐园的拱门,里面是另一个绚丽的世界,积雪的白是底色,彩色的卡通人点缀其间,格外醒目。滑道里飞驰的雪圈抱着人群的欢叫,惊落了松枝上的积雪,扑簌簌落在游客的帽檐上。打雪仗嘛,堆雪人吧。大人们在找童年,孩子们躺着撒欢。在玩乐的间隙,我忍不住感叹:要是没有这条岚城路啊,上哪儿去觅这一处世外桃园。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岚城路是我梦想发芽的地方,也是我想要归去的地方。去看四季不同的风景,品味人生经历的漫漫旅程。



碧天如水夜云轻

郝壮壮

天色碧蓝,一空如洗,透着无限的澄明。有风的时候,这澄明的天空如一汪纯净的蓝色湖水,风吹过时,湖水似乎还会荡起涟漪,一环一环,如梦如幻;无风的时候,这澄明的天空则仿若一块无边无际的碧水一般的玻璃,让地面仰望的人想起天池,想起神话。这样晴朗的天气,也往往不会有那种棉白色,像絮团一样的云朵,而是布着几条呈辐射状的、一直从东半天伸展到西半天的长云,像几支横扫天地的巨笔。到了晚上,天黑了以后,那如水碧天之上的长云,更显出其形而上的神貌,让人在无限的空无的基础上,还想起无限的轻,一种不可承受的轻。这种轻像渴望,像梦想。

我想起我的老师。一位温和的、不羁的、倔强的长发诗人。老师已写了三十年的诗。他的诗好吗?我觉得好。记得我再读他赠我的诗集《大海的真相》之时,被他一个个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句子感动得不得了,心中满是震撼和软仰,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文章、日记,甚至是朋友圈的动态,都遍布他的诗行。可他的诗真的好吗?似乎也不好。他的诗,名气并不大,可谓寂寂无闻。他好像很厉害,厉害到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好像并不厉害,以至于诗的世界有他不多没他不少。

老师除了诗,也写散文。他的散文遣词造句很美,谋篇布局也不错,内容也绝不会涉及负能量的东西,他的散文能给人一种大美,并让人体验到真,能给人一种向善的力量。可他的文章几乎没有那种能发表的文章的样子,让人不合时宜地想起“不规范”三个字,似乎就像是某些小学生跑题的作文,充满想象力与灵气,老师却无法根据阅卷标准给出高分。

我常常觉得惋惜,尤其是读了他的散文集《东墙西向》后,就更觉得惋惜。每读一遍,惋惜便增添一分。我与他不止一次聊起我的惋惜,他都笑而不语。

不知道他会不会写小说呢?上次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说会写,会写一本类似自传的小说,小长篇。写写自己的一生,光彩的不光彩的都写写,算给自己一个交代。他说得很真诚,很认真。我猜测他的那个小说,以后真写出来了,估计也不会是“爆款”,但我很愿意读一读。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满心得意地给他看,被他狠狠批评了一顿。他批评我,并不是因为我的得意,而是因为文章里有很多错别字。他说,一个人的文章就像一个农民的菜园子一样,可以不大,可以不种名花名草,奇株异果,但不能到处都是杂草和烂石头。那天他说了很多,给我说他觉得文学不是为艺术的艺术,把文学说得太大,文学也不是为人人生为社会的艺术,又把文学说得太大。“文学不大不小,恰恰等于写作者的生命。”他如是说。

一个人的生命,大吗,当然大,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了。一个人的生命,大吗,也不大,在有着几十亿人的地球上,一个生命的诞生或者消逝,都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今夜,坐在窗前读他的书,读到了他的梦想,他的与生命同等的志愿。窗外的夜空很清澈,被皎洁的月光洗过以后,显出无限的澄明。窗外一汪清清的碧水,水中那几只横扫天地的巨笔还在,但已经稀薄了。它们是扛不过时间的。我知道等到明天早上的太阳出来,它们就不会存在了。没有几个人看见过它们,也不会有多少人记得今天的天上出现过横扫天地的巨笔。但我见过。我看见了,所以我相信并且铭记它的出现和存在。

权以此文,献给我见过的那只巨笔,献给今晚的如水碧天和轻轻夜云。

归去来兮

岚皋 段祖琼